



吕大爷和老伴在年初一出门拜年。

2000年8月26日,广饶县作为试点,接收了首批来自重庆忠县的150户611名三峡移民。他们被安置在交通、水利、电力、通讯、就医、上学、土地资源等综合条件较好的5个镇及经济开发区的39个村子中。

如今,他们大部分在临近的工厂上班,有的甚至入股当地企业成了股民。尽管对故乡仍有牵挂,但异乡的他们,已把根深深扎下。

## 定居广饶的三峡移民

# 11年,把根扎在山东

文/本报记者 张倩 片/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

2月3日,农历兔年的大年初一。早上7点钟,广饶县大王镇韩桥村,村民吕德成家的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。

这是吕家人在山东过的第11个春节。他们仍清楚地记得,2000年8月26日,经过三天的跋山涉水,他们从重庆忠县来到山东,成为定居广饶的150户三峡移民中的一户。

### 渐渐接受水饺

放完鞭炮,吕德成的老伴谭玉俊端上了刚刚出锅的汤圆,这就是吕家大年初一的早餐了。圆子照例是花生红糖馅儿的,一口咬下去,烫口的圆子中流出香甜的糖馅儿。

包圆子用的米粉是谭玉俊用自家的小磨推出来的。谭玉俊说,因为全家人都吃不惯水饺,来山东之后,做过石匠的吕德成参照家乡小磨的样子又打造了一个。

谭玉俊还为全家熏制了腊

肉。“腊月才能做腊肉,先腌,再放进瓮里熏一整天。这样风干了,放一年都不会坏。”谭玉俊说,熏肉必须用松枝和松木屑,以前在重庆,家门口就是松树,现在想用松枝,得到邻村一户人家去“讨”。

与此同时,在临近的延集村,周成云10岁的小儿子周康鑫正在院子里放鞭炮。他用广饶方言告诉记者,他早上7点就起来了,妈妈肖仁玉做了白菜肉馅儿的水饺,他吃了一大碗。

到山东的头几年,肖仁玉每年还是早早磨好糯米面儿,给家人包汤圆。但是这几年,她家已渐渐接受水饺,改吃水饺了。

### 习惯磕头拜年

吃完圆子,吕家人穿戴整齐,一起出门去邻近几个村子的老家家中串门。

“第一年在这边过春节的时候,初一早上我们刚刚起床,突然进来几个邻居家的孩子,

见到我们老两口就跪下磕头,把我吓了一大跳。”吕德成说,在重庆老家,拜年就是互相串门,来了山东,没想到还要行磕头大礼。

虽然不是老家的习俗,但是本着入乡随俗的观念,这些年,吕德成的儿子吕武猛和吕武祥还是会跟村里的年轻人一起,去给村里的老人磕头。“开始挺不适应,半辈子了没给谁下过跪。后来就习惯了,就是一种风俗嘛。”吕武猛说。

不过,70岁的谭玉俊算是吕家的“顽固派”。来到山东11年,她还是不能完全听懂广饶话,“我说的他们听不懂,他们说的我也听不明白,所以平时也不怎么串门。”因此,春节几乎成了谭玉俊一年间最畅快的时光,她总是不倦于和邻村的忠县老乡聊家常。

如今,大年初一到老家乡串门,已经成了定居广饶的三峡移民们必做的事。“初一互相串串门,从初二开始再带着礼

物互相拜访。自家很多亲戚不在身边,老乡就是亲人了。”吕德成说。

### 娶了山东媳妇

周成云家在大年初一还必须做一件事,就是拿出尚在重庆的亲人们的照片看看。

“康鑫没有回过重庆,他只能从照片上看看姥姥的样子,在电话中听听姥姥的声音。”肖仁玉一边翻看着照片一边说,康鑫的舅舅和姥姥都在重庆。

周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地图,在忠县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,这是康鑫画的,为了记住自己的故乡。周成云的大儿子周川今年读高二,能说一口流利的广饶话。“来了半年我就学会说山东话了,也不知道怎么学的。”在周川的记忆中,家乡已经比较模糊。现在,他的世界同所有同龄孩子一样,被玩耍和电脑充斥着。

今年,周成云的大哥周成碧随妻子李金凤去了丈人家过

年。“我大哥今年45岁,从小在外打工,2000年来山东的时候还没有成家。后来在厂子里上班时认识了我大嫂,去年2月两人已经生了一个小胖小子。”周成云说,大嫂李金凤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,今年才27岁。“他俩年龄差距大,我们又是外地人,当初她家人死活不同意。后来我大嫂嫁给了一个同村人,但是感情不好,离婚后又嫁给了我大哥。”周成云感叹道,没想到走南闯北的大哥最终在山东扎下了根。

在周成云家串门时,吕武猛从电脑上找出了一段有关忠县的视频。“现在回去都找不到地方了,我们的家都在水下面了。”

吕武猛喜欢给孩子讲自己的童年往事。他的一对龙凤胎儿女来山东时刚满一岁,至今没回过重庆。“过了年我打算带着我爸妈和孩子们回去看看,出来十来年了,也让他们姐弟俩认认祖。”吕武猛说。

## 威海守船人老潘

# 对着大海高喊“过年好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高洪超

在威海远遥中心渔港码头停靠的100多对大马力拖网渔船或冷冻船上,春节时有近百名看船人,50岁的老潘就是其中之一。

独自守在铁壳渔船上,送走除夕的寂寞,迎来新年的晨光,老潘如是已有3个年头。

老潘是威海市初村镇小馆村人,上渔船当渔工,他已干了27年。眼下他服务的是一对300马力铁壳拖网渔船。

腊月三十下午5点,船东家忠驾车来到码头,接老潘到他家吃年夜饭。考虑到还要守船,老潘只敢喝一瓶啤酒。

凌晨过后,老潘要回到船上。与鞭炮声、焰火此起彼伏的城区相比,远遥码头一片漆黑。小心翼翼地跳下近岸船,再爬上、跳下两条靠帮船的船帮,

老潘爬上自己服务的鲁威渔07111渔船的驾驶舱。

船上不准生火,主机没有启动,因此也没有电。借助手电筒的光,老潘扫视舱面,没发现异常,看守邻船的年轻小伙也没有了动静,他转身回到卧室。

整个卧室不到4平方米,两个铺位,每个半米宽,翻个身都难,但这却是船上档次最高的卧室。这间卧室位于驾驶舱内,全船位置最高,光照、通风条件最好,本属于船长。全船放假,船长回江苏老家,老潘才临时“享受”船长级待遇。

卧室外,隔着一道木门,船台驾驶舱内的桶装水早已结成了冰坨子,卧室虽有木地板,老潘仍冻得直跺脚。迅速脱掉鞋子,他和衣钻进了窄窄的被窝。本不胜酒力,再加上夜深人困,听了一会儿收

音机,老潘就沉沉睡去。

看船也不是睡觉。深夜,港池内回荡着海水拍打船帮和船体之间挤压、碰撞的怪响,“若是动静大了,就得起来挂一个橡胶轮胎”。老潘说,2007年的“3·4风暴潮”之夜,“沉了几艘船,听说死了好几个看船的外地渔工。”

大年初一早晨6点,老潘准时醒来。钻出驾驶舱,他没看到临近船上的小伙子,想必他还没有起床。对着大海,老潘拉着长腔高喊一声“过年好……”随后,邻近船上陆续传来南腔北调的“过年好”——这些船上同样都各有一个不能回家一起守夜的守船人。

从前船员放假到初五、六船员返船,老潘都要这样守着船,每年靠这个,他能赚到2000元。



▲老潘手掌厚实,指节粗大,这是干重活的手。



◀这是船上条件最好的卧室,里面的床不过半米宽,翻身都困难。